

不失腳

翠袖乾坤
文潔華

中醫常勸人中年後要多緩步跑，開時不妨用海鹽開水浸腳。「人的衰退常常從下半身開始。」說的甚有道理。

朋友半認真地笑說，五十後要小心走路，別跌倒；不失腳之餘，最好也別失戀。這種雙失，跟年輕者雙失的內容有別。

「不失腳」是聖經的訓誨，寓意甚豐，包括心靈價值的基礎。勇猛的人衝出敵敵，如若是先被人斬去雙腿，餘下的悲慘故事毋須多說了。要改變一個人，使之變得深沉，跟他或她的雙腳廢掉有主要關係。

一位年近七十的伯母，多年來愛美，經常有自己的御用髮型師和修甲師。她的皮膚依然嬌嫩，特別是她的雙足，因而從來不換修腳的師傅。有次她慣常地邊通電話邊讓人護理雙足；她沒有感覺到異樣，也不痛楚，但幾天以後一隻足腫得像豬蹄，紅腫蔓延到小腿。醫生說是細菌感染，很可能是由一個很小的傷口開始，一般人都並不為意。伯母結果吃了大堆消炎藥，走路要用輔助器，如此煎熬了一年。

不失腳的勸喻，是因為腳是身體的基石，甚麼都能失，失了雙腿生命便得重新調整。舊約聖經中的巨人參孫，周身都是力量，但頭髮被剃掉了，力氣便去光了，但幸而他還能有腿走路，待以時日，頭髮長了，力氣又回復了。

近日奇聞異事之一，是曾勇奪北京奧運銀牌的荷蘭自行車手范德沃絲特，竟在倫敦殘奧訓練期間因為跟另一位車手相撞，身體出現抽搐後，雙腿相繼恢復知覺，幾個月前還參加短程馬拉松。她說能跟人並肩行走，直視他人眼睛，也不一定是「理所當然」的。

印鈔票必然造成金價上升

古今談
范舉

現在，美歐日都在拚命印刷鈔票，挽救經濟危機。這意味着，西方強國要向本國的老百姓和發展中國家打荷包，製造通貨貶值，掠奪人民的積蓄和發展中國家外匯儲備。

在低利率、高通脹率的情況下，黃金價格上升是必然的。如果在高利率、低通脹的情況下，黃金價格則向下調整。今後四年，西方的經濟仍陷泥沼，仍推行零利率政策，財政危機揮之不去，大印銀紙已成為西方領導人飲鴆止渴的唯一出路。中國人民幣登上歷史舞台，和更多國家進行人民幣互換，這必然對處在弱勢的美元造成挑戰，也加快黃金升值的機會。中國和印度的百姓一直喜歡貯藏黃金，這兩國經濟崛起，老百姓買黃金的需求大大上升。人民幣登上國際舞台，外國持有人民幣的數量增加了，可能反過來衝擊人民幣幣值的穩定性，中國必然要防範風險，要找尋有效的多元化的儲備手段。購買美國和歐洲的債券，風險相當高。所以過去一年，中國已拋售不少美元國債，改為大手吸納黃金，準備適應國際一直呼籲恢復金本位制度回歸的新形勢。

西方國家不斷印刷鈔票，以鄰為壑，最後將使西方貨幣制度崩潰，所以西方政治家要防止這種局面出現。美國一直利用強國地位，控制和愚弄其他國家，戰後強盛時就強調貨幣應該以黃金作為儲備手段，推行金本位制。到美元成為世界唯一的國際儲備和結算貨幣，美國就取消金本位制，以利於增加美元的發行量，發展金融衍生品產品，拓展虛擬經濟，掠奪世界各國的財產和資源。如果世界各國要求嚴格監管銀行和金融衍生工具，美國要壓抑歐元和人民幣成為他的競爭對手，下一步的策略很可能又要恢復金本位制。

黃金有三大作用，國家的貨幣儲備、工業用途、作為首飾的原材料。工業用途的需求已逐步減低。但人口不斷增加，推動作為首飾用途的需求增加。當美國堅持不使用黃金作為儲備貨幣時，黃金的價格很難上升，且會下降。因為黃金會積壓資本，不能像投資製造業或者房地產那樣獲得利潤，而且要支付倉租。但當各國增加投資製造業或者房地產同樣獲得利潤，而且支付倉租，黃金上漲的速度就非同小可。所以，當中美矛盾擴大，軍事圍堵中國，西方世界經濟不景，大印鈔票時，金價會上升。如果情況相反，黃金價格會下跌。

琴台聚
葉輝

李君毅年輕時上過吳宓的西洋文學課，爾後還結識了一些文學界、學術界的師友，比如一九四九年在上海結婚，證婚人是鼎鼎大名的豐子愷；又如跟羅香林早有交誼，一九六八至一九七一年在珠海書院擔任羅香林助教，期間兼任「香港風光」講師，在大專講授香港山水與風物，他可能是第一人，而羅香林研究及搜集香港歷史、考據各家源流，乃至撰寫《國父在香港之歷史遺蹟》，所涉田野調查，李君毅既作嚮導，亦兼任攝影師。

有一回隨「山海之友」到東海穿洞，復由萬宜水庫走到浪茄灣，李君毅一路上很健談（儘管耳朵不大靈光），他對大壩還沒動工之前的「少年遊」津津樂道，他說，斯時只能乘水艇從西貢內海駛出榮海，「十多艘小艇在茫茫煙水裡浩浩蕩蕩，沒有擴音器，只憑雙手在嘴巴旁風成喇叭狀，引吭互喚……」他登山臨水而從不言倦，今日重溫他的山水文章，滄桑之餘，猶覺溫暖。

李君毅筆下有情，處處自然流露對港山港水的溫愛，比如《大青洲·陰澳·冬葉坑》一文，引歸有光《容春堂記》：「四時之景物，山水之引勝，必於寬閒寂寞之地……」在他眼中，「寬閒寂寞之地」在香港內多的是：「一如峭嶺浦，在大嶼山西南分流角石筍之東；如嶂上，在企嶺下海東，石屋山之南；如上鹿湖，在赤徑村後牛頭山之南；如大冷水，在龍鼓灘南朗村之東，青山之西……」他筆下的香港風水簡直就是一本《山海經》了。

寬閒寂寞之地

李君毅眼中的大青洲「灣形似新月」，有堤如「柳堤」，「向西伸出以入於海……」他說：如此景色，在港境內堪稱「無雙」。在他看來，「平洲之石、東海之洞、大帽之淵、大浪之灣」堪稱香港「四大奇觀」。記得他有一句至理名言：旅行有如一杯白開水，無色，無臭，無味，山海之友來自五湖四海，在行程中互相呼喚扶持，無階級之別，無所謂貧富，亦無所謂尊卑。

山水旅遊最珍貴的往往是同行的過程，倒不必執著於結果——或如哲人所言，「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戴」；山水不妨亦作如是觀，今天才有欣澳，再沒有從前的陰澳了，馬灣和南生園也面目全非了，那麼，倒不必追問：李君毅筆下的有情世節還在嗎？「漁農村舍，皆堪流連」的浦尾坳、搭棚埔、冬葉坑還在嗎？

此時此刻，翻到《大壩·萬丈瀑·水流槽》一文，真有隔世之感：「據最近（按：此文寫於一九六一年）統計，大嶼山全島的水陸居民二萬七千餘，而大澳水陸人口（計一萬一千三百餘）則佔五分之二強。」不是沒有唏噓，但緬懷不過是身處「寬閒寂寞之地」的想像，堪可追思前人如何在斯地生活，倒也算是「乘興而來，興盡而返」的臥遊了。

黃振聲曾撰文憶述行山盛況：約在一九六八年開始，先由「業餘」新風「開發」黃龍坑，「健行」開發「藏龍石洞」，在離開洞後上雙東坳前，拾獲異蟲化石，故稱「原始森林」；「海峰」開發「彌勒石洞」、「燕岩」村上之「竹林隧道」，乃由「新風」二百多位友行共同用刀開發，剪而成路——這「路」真好，一如魯迅所言：「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李君毅眼中的大青洲「灣形似新月」，有堤如「柳堤」，「向西伸出以入於海……」他說：如此景色，在港境內堪稱「無雙」。在他看來，「平洲之石、東海之洞、大帽之淵、大浪之灣」堪稱香港「四大奇觀」。記得他有一句至理名言：旅行有如一杯白開水，無色，無臭，無味，山海之友來自五湖四海，在行程中互相呼喚扶持，無階級之別，無所謂貧富，亦無所謂尊卑。

靈魂安居的所在

天色逐漸轉為昏黃，夕陽餘下的溫熱猶在貼於水上那火樣的紅，如鹹鴨蛋裡的黃心，稍潮濕，帶鹹香味，剛剛陷入陶醉境地，尚無心理準備，異常突兀地乍然一墜，橙紅的圓形連撲通一聲也不響，猝不及防間落到水平線下面。

染得殷紅亮麗的火焰天空剎那間幻化成一片幽暗，看不見的海浪依舊在漆黑中翻滾掀落。

失去期盼的黑暗反而讓人充滿期待。完全的黝黑不需完全的光亮，一線光，一絲亮，足以撥開黝黑的天幕。

在這黯沉時候，我要到哪兒去尋找我的靈魂？朋友告訴我他在一個黃昏的領悟，聽得我張嘴結舌，無法回答。

並非時常見面，但也算是多年老友，在他背後，大家對他不以為然。他地位一天天上升，錢越來越多，大家提起他卻語氣輕蔑：踩着多少死了的人，以屍體當階梯一級一級往上爬。

所謂死人，並非真的死了，而是那些被他利用過後，棄之不顧的人。

他位子越高，人們越蔑視他，就在盛名高位之際，他臉色沉重，迷惘提問，我的靈魂在哪裡？

幾個美國人找到一張藏寶圖，興奮莫名朝地圖的方向搜尋。來到印第安村落，路途不熟悉，僱用兩個印第安人幫忙背行李兼當嚮導。尋寶心切，腳步飛快，日夜不停，沒有休息，急匆匆走了兩天的路以後，印第安人不走了。擔心被別人捷足先登的美國人緊張，強迫他們繼續前行，印第安人搖頭。加錢再加錢，印第安人仍不為所動，威迫利誘全都行不通，美國人氣惱「為何不再前行？」印第安人緩緩道，「我們的民族有個傳說，趕路不妨，然而不停地走了兩天，第三天要停下來休息，」臉色嚴肅地看着美國人說明理由：「為了讓靈魂可以跟得上來。」

輕視印第安人，認為偏遠地區的土人遠遠比不上城市裡受過文明洗禮的美國人。印第安人堅守前人留下的傳統「趕路時間不允許過度，必需稍停，讓靈魂跟上來」的那份對天地的敬畏，叫人深思。

走得太急太趕，人可能失去靈魂。黎明前天空一片墨藍，前後有兩顆小星星陪伴的月亮以微笑的唇形給即將開始的一天帶來美麗的憧憬。這一條曲折孤線的光，稍微微弱卻使全黑的天空逐漸轉向莊嚴的寶藍色。晨趕的人穿過一排蒼鬱的樹和樹、花叢和花叢之間的走道，沉湎在早晨清新的空氣裡，清脆的鳥叫聲細碎碎在一唱一和。回教堂的麥克風猛地嘶叫，聲音高聲響徹雲霄，薄明的天光切破開來，太陽尚未露臉，海岸線上，紅霞一片一片連續渲染，紅艷艷澄澄麗麗的那邊是東方。不曾聽過回教堂晨禱聲的中國教授提起他在檳城短住的經驗，提出一個許多馬來西亞華人未曾思考過的問題：「這是不是回教徒呼喚靈魂的聲音呢？」

清早開始處理生活其他瑣事之前，回教徒先把自己的靈魂呼喚過來，一起走進新的一天。

到印度旅遊的朋友回來，沒有瘦沒有累沒有洩肚子，興致勃勃還想再去，和我之前過去去印度觀光的其他人大大不一樣。朋友笑吟吟地在回憶裡說話。街頭瘦削的老人，幾個月沒洗澡，聞到他身上的味道，朋友趕緊遠離，對自己身體味道毫無抗拒的老人嚴肅地說：這是我尋找靈魂的方式。不明所以的朋友接受這理由卻又疑惑，很多人洗澡一樣地浸在恆河裡，亦是為了尋找靈魂。近水與不近水，皆可找到靈魂？又有一人，在牛、車、人走過的路邊，一個多星期坐着不動，

善用品學生身份
我在中文大學「學生文化大使」活動中鼓勵學生們多點看舞台劇，尤其是他們可以享有半價優惠，更加應該善用學生身份享受特價戲票。
其實，看現場表演向來不菲。這麼多台前幕後的工作人員一同在那兩、三小時內為你提供藝術表演或娛樂，自然收費不會便宜。現時我們看的很多本地演出都是獲得政府的不同機構資助，已經令劇團的成本減輕。當然，今天我們難以重享上世紀七十年代政府為了吸引市民多看文藝表演而推出的「一元戲劇」（即每張票價只是一元之利，但政府的資助確實能令票價減低。花百多二百元看一個現場演出，其實也不可以說是昂貴的消費。
不過，有時候我也會因為票價過分昂貴，而猶豫。如我想看一些從外國來的表演，動輒也要花近千元才能購得好座位，即使票價三百多元的座位也會視線受阻。我亦曾二人同行，購買各三百五十元票價的本地原創音樂劇，連同普通的「一頓晚飯和來回車費，一個晚上就花去了一千元。但該劇水準奇差，令我差點有仿似電影觀眾「割椅子」的衝動。所以，我明白為何許多市民會對舞台表演卻步。
學生在會中也曾問到怎樣挑選好的演出。這個問題真不好回答，因為沒人可作出保證。即使一流的名作也可以變成差劣的演出，但水準不濟的劇本落在高手中卻能起死回生。不過，最有才能的導演也會有失手之作。還有一家的品味不同，你看覺得感動不已的戲，我可以直睡了兩小時。所以，真的沒有事前預測的準則。唯一可以做的，便是多看，那麼便可憑經驗作出判斷。我這樣鼓勵學生：「你們若果現時不好好利用學生的身份購買半價票，那麼便要等到你們六十歲時才可再享受同樣的優惠，還不快快多看？」

實上可以考慮的同類作品並不多。

只喝水不吃東西，肚皮扁平，胸部以下的兩邊肋骨突出，當翻譯的印度導遊告訴朋友，這是尋找靈魂的方式。向朋友討錢的乞丐，口裡不停重複：只要一美金，只要一美金。朋友問，好手好腳的你，為什麼不找工作？乞丐張大眼睛瞪他，理直氣壯：「我哪有時間工作？你不見我很忙嗎？」「忙？」「是呀，我在忙着尋找靈魂。」朋友從此對印度和印度人另眼相看。他提醒我不要看輕那些衣着和外表不怎麼樣的印度人，隨便便一個路邊小販、計程車司機等等，不論年紀，大部分皆哲學家。沒去過印度的我不太明白，但朋友為何剛回來就想再去呢？他在印度尋着他的靈魂？

念音樂的魚簡在英國畢業後，背個包到東西歐小國，專選飛機沒有直航的小鎮小島。厭倦都市的喧囂熱鬧的年輕音樂家，攜帶簡樸生活的理想和三件衣兩條褲一條裙，慢活歐洲兩個月後到土耳其再轉迪拜，回國後邊工作邊到東南亞各地自助旅遊，不久前為工作的轉變需做重大決定，走一趟平均海拔四千米以上的西藏。

羅曼羅蘭的話說的是精神和思想的高峰：「我不說普通的人類都能在高峰上生存，但一年一度他們應上去頂禮。在那裡，他們可以變化一下肺中的呼吸與脈管中的血流。在那裡，他們將感到更迫近永恆。以後，他們再回到人生的平原，心中充滿了日常戰鬥的勇氣。」魚簡認為可用在西藏之行，豐富的旅遊經驗和行前的充分準備，並沒減低她因空氣稀薄而缺氧的高山反應。下機後腳踩在拉薩土地上不足半天，備用的藥物即派上用場。無法否認西藏風景之旖旎，跟隨服用高山症藥物而來的是不停產生尿意，絕美風景伴隨着簡陋污濁廁所，魚簡聳聳肩「正好讓人明白相對論」。

鑲嵌在草原上的藍寶石納木錯湖邊，驕陽和寒冷同在。頭痛欲裂的她還不知道，珠穆朗瑪峰大本營過夜的那個晚上，才是真正的折磨。經過海拔5154珠峰半山腰上世界海拔最高的絨布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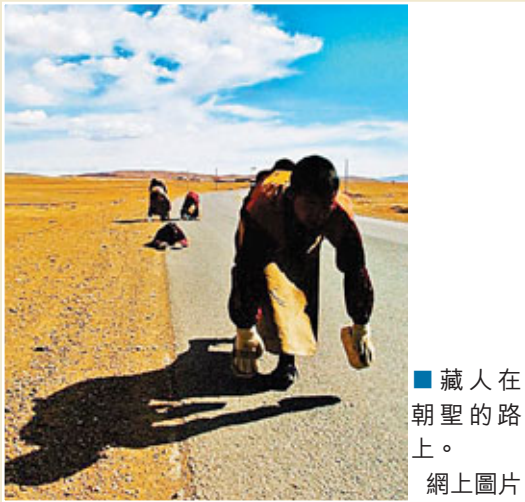
頭疼欲嘔，尿急欲哭，卻都比不上當夜住宿大本營帳篷的痛苦。「天寒地凍的暗夜雪裡，每小時出來一次，一掀開帳篷寒風猛襲，外頭是露天廁所，沒門沒牆，無法停止的劇烈頭疼伴行，那生不如死的感覺不想再形容。」

眼睛享受艷絕的風景和身體上劇烈的痛苦之外，她沒有機緣看見藏人在朝聖的路上，幸福地用身軀丈量着大地的虔誠景觀，卻深切體會到「外人以自己的想法去看藏人的平常生活，似乎苦不堪言；投入宗教的樸實的精神和信念的力量，才是藏人文化內涵裡的戰慄之美。」

魂牽夢縈的西藏行終於實現，魚簡創作一幅油畫，幽謐深遠的天空，純淨潔淨的雪山，深淺的藍和濃淡的白交替的畫面，寧靜神秘，深沉魅惑，掛在她家鋼琴後的牆上，是非賣品，但沒說往後她是否還會不斷出走，也不知道在西藏是否找到她靈魂的所在？

有人用一生一世去探索靈魂安居的地方；也有人絲毫不在乎靈魂去了哪兒。世界多姿多彩，因為有不同的人。無關對錯，沒有高低。

夕陽下，海岸邊，朝陽裡，高山上，你的靈魂在哪裡？



藏人在朝聖的路上。
網上圖片

發財中秋月

杜亦道
阿杜

中秋是有關商者最大利潤之節，中秋月餅，五月初五節後子銷售高潮未過，中秋月餅已經狂推廣告，推足三個月，送禮商市翻了幾番，不少已是賺月餅市道的第二三輪錢了。試想最廉價之成本：連蛋、黃、粉皮，每個成本不及十元，如此四個月餅就賣二百還要及早預訂，其他如金華火腿月、豆沙豆蓉月等等平均成本都差不多，近年巧立名目之什麼冰皮月餅成本更低，根本賣糯米粉皮雪糕月餅成本更便宜。成本百分之八十在於廣告費和宣傳費，送禮和吃下肚子都是要那個「應節」之氣氛，所以這真是那些茶樓餅店的一個發財節。

廣州、香港都有著名餅號酒樓，月餅行銷近百年，有家老餅號之傳人告訴做記市時之阿杜，謂他們穗港兩邊樓面店舖開得金牆彩壁，全年都不

演藝影
小蝶

我在中文大學「學生文化大使」活動中鼓勵學生們多點看舞台劇，尤其是他們可以享有半價優惠，更加應該善用學生身份享受特價戲票。

記憶後書
鄭政恒

香港小交響樂團在九月推出了多個音樂會，「一霎好風」是其中之一，內容特別豐富，聽罷心中感到充實，不禁要說一句「夠分量」。

一霎好風（上）

打頭陣是浦羅哥菲夫（Prokofiev）的名作《古典交響曲》（Classical Symphony, op.25），在這個音樂會中起着序幕的作用。《古典交響曲》是一九一六至一九一七年間完成的作品，帶有頗強的海頓（Haydn）音樂色彩。當時是俄國的革命年代，二月革命中沙皇的封建統治被廢，同年十月革命就讓共產政權上台，這首交響曲似乎不太「前進」，遠遠落後於時局形勢。另一方面，俄國的未來主義方興未艾，浦羅哥菲夫的交響曲取道古典，好比是開倒車。到底我們如何理解這首作品呢？

《浦羅哥菲夫傳》的作者涅斯齊耶夫說得好，帶出了幾個欣賞的焦點：「我們不能把這部交響曲僅僅理解為『模仿海頓』那種平風靜浪的風格，或者讓我們去追溯十八世紀拘泥禮儀的日常生計；首先應該從中感受作者獨特而倔強的個性，他力求借助於海頓時代的技術手段來歌唱樸素歡樂的生活。」

葉詠詩指揮下的小交響能發揮一定的水平，尤其是《古典交響曲》的技巧要求不高，規模又簡單，樂理應駕輕就熟，當天的演出也有一定的質量，可惜欠缺驚喜（正如不少版本的效果都不相伯仲），甚至有些拘謹，幽默感和喜劇感比較不足。

上半场的焦點是巴托克（Bartok）的中提琴協奏曲，獨奏的賴沙諾夫（Maxim Rysanov）可謂技壓全場，完全做到攝人心魄，難怪他會成為近年在古典樂界冒起的新貴。巴托克這個作品是他未完成的遺作，由弟子Tibor Sereg補寫，未稱得是巴托克的上佳之作，因此我更期待他再來香港，也許可以考慮演出亨德密特（Paul Hindemith）的《烤天鵝的人》（Der Schwanendreher），泰利曼（Georg Philipp Telemann），華爾頓（William Walton）和舒尼特克（Alfred Schmitke）的中提琴協奏曲——事實上可以考慮的同類作品並不多。